

道園學古錄

十

詠
乎
知
覺

PDG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歸田藁十一

雍虞集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爲近上

時游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

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

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

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

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

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

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求抽鼎中

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自力

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

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

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鑰以待余之往來

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

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 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
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
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 上碩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
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 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爲繫
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
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
楹桶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
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
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爲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幸
純至勛華相承羨塏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碩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
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
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旣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乂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
利未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
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各官所統出茶之地
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
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
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省運司而以
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憊遷觀望疑沮徵斂失節公
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 朝廷遣使周
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
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脫脫
木而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彛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
爲判官其幕府則經麻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
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
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
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頰首供億心絕他慮若不知有
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以幣弗治出令
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
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
具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
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其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
貸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
書幣命其史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子記之噫集向在 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
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
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
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培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
家斂怨蓄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
者使視夫措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度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
勗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
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
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
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
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
司其喉衿執其輶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

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

順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敷歷臺省並著推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斤

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碑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不

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恇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閔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揚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享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禾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
署庫且壓去年與京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
廳亦偻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爲環以卉木之實醉應之
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
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 國家置郡以
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
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
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
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徃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
意意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
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
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
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

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
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
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
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
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
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
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
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
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
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各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
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
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旣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檟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是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碩茲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龜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悅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况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

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

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

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
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
領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乎臯
傍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
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未麻菽麥衣被乎東
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
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羣黍伍鱗次比隣婚姻飽
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
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
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